

她們在前進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她們在前進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前言

在共產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教育、培養之下，幾年來新中國婦女在建設祖國的各個戰綫上飛躍地前進着；重慶市的婦女們也和全國廣大婦女一道在飛躍地前進着。她們之中，許多人成了先進的工人、技術員、農業生產能手、人民代表、優秀醫務工作者、模範教師和模範幹部等等。

她們的優秀品質和模範事蹟，無疑地值得大家學習。我們編輯、出版這本小冊子的目的，也就是爲了要向大家介紹她們在前進中的事蹟，鼓勵廣大婦女們在今後的各項工作中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績，爲實現黨在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綫貢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但是，由於時間和其他條件的限制，我們對這一工作還作得不夠全面，不夠充實，一般的是寫事蹟比較多，寫具體思想活動比較少，因此這些文章所能告訴讀者的可能遠沒有她們本人的實際活動那麼生動、感人；其次是應該包括在這本小冊子裏的婦女們在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像陳樹蘭小組，優秀醫務工作者，模範教師等，因今後我們準備

另出單行本，所以沒有能夠把她們的事蹟都包括進去。

最後，我們還需向讀者聲明：這裏所寫的在前進中的幾位婦女，只不過是千百個中的幾個，在實際生活裏，她們比起這個數字來，不知道要多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目次

女地質測量員劉斌武·····	寇俠(一)
四五六廠先進生產者夏桂英·····	秋牛(九)
汽車女司機張明素·····	秦曉卓(一六)
成渝鐵路上的女列車員·····	楊捷(二二)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女主任張莉蓉·····	朱澤湘(三〇)
人民代表李嘉芸·····	何明揚(四〇)
女鄉長趙文貞·····	汪振芳(四七)
模範烈屬劉成果·····	何福華(五一)
	彭高節(五二)

女地質測量員劉斌武

寇 俠

在西南地質局一九五三年年終地質工作總結期間，爲着總結經驗，各部門進行了工作檢查。測繪小組展開了激烈而又認真、細緻的對一年來工作成果的評判。

「這張圖不合規格，有一個洞子的位置測錯了。你們看，在這裏！」一位女同志指着二一隊所測的一張地形圖說。這種嚴肅、大胆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注意。

「她是誰呢？業務知識倒顯得挺熟悉的。」西南財委會來的一位同志問道。

「誰？啊！她呀，她就是我們局裏在野外隊攀高山、爬懸崖的女測量員劉斌武同志。」有人回答着。

「噢！一位女測量員。」讚賞、欽佩的眼光一齊集中到她的身上。

劉斌武，高高的個兒，身體長得滿結實。這位姑娘三年來在艱苦的工作中，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已鍛鍊成爲堅強的青年技術員。一九五一年當她剛從高中畢業時，她還顧慮着自己的出路。「我幹個啥好呢？」老是這樣無所適從地自己問自己。

新中國婦女的道路是多麼地寬廣！看，她們有的開起火車來了，有的駕駛着拖拉機，與男子並肩地担负着建設祖國的光榮任務。這一切使劉斌武的心開朗起來了，她迅速決定：學技術去！搞建設是需要技術的。這樣，她就參加了測量人員訓練班的隊伍。

開初在測訓班裏，她對測量工作的目的性是不夠明確的。儘想着：測量該是丈量土地吧，但這對建設能夠起作用嗎？直到在開學典禮上聽了西南地質局首長的報告後，才初步認識到了測量工作者是國家建設的尖兵；作一幅地形圖就是資源探掘設計的根據。測量工作作得好壞與否，直接影響國家建設的進行。這就鼓舞了她刻苦學習的勁頭。

測量訓練是課堂學習和上山實地試測結合起來進行的。學員們每天得跑幾十里山路，爬一兩座山坡。爬山時劉斌武起先不習慣，過一個山坡得休息好幾次，有時甚至連氣都喘不過來。而男同志却在前面望着她開玩笑：「劉斌武，你咋個把『風箱』搬上山來了！」「哈哈……」在雨天出外時，劉斌武渾身淋得焦濕，路上泥巴又稀爛，背着儀器走路真有些提心吊胆！常常弄得急出的冷汗與滴到身上的雨水流成一片。一次，她一不小心，滑倒在稻田裏，沾了一身稀泥巴。同志們都取笑地喊着：「瞧，這一個大秧雞呀！」遇到這情況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地質測量工作是一項經常在野外爬山越嶺的艱苦工作，一出去就成天在大山裏轉。所以很少有女同志幹這個工作的。

在測訓班裏，有些人瞧不起女同志，往往露出諷刺的神氣說：「我們這一組不要女同志。她們幹得了啥？在室內描描圖倒還可以，若要出外爬大山，拉起風箱來真夠麻煩！」聽着這些話，叫人又氣又難過。劉斌武尋思着：「我們婦女真的就不行嗎？唉！我幹麼要考這樣的學校呢？讀普通大學該有多好！但當她想到地質工作也是解放了的婦女的一條光榮出路時，思想就又堅定下來；並一再責問自己：你就這樣想退却了嗎？你就是這樣爲婦女們爭氣的嗎？幾個責問使得她更加剛強起來，堅持了學習。

要畢業了，班主任分配工作時徵求她的意見說：「在野外隊工作是很艱苦的，你們女同志在外邊工作不太適合，把你分配到局內工作好嗎？」

「那怎麼行哩！我學測量就是要到野外工作的。我可以慢慢學習着幹嘛，女同志一樣能夠克服困難！」她堅持着。

於是，她就踏上了祖國建設的前哨。

一九五二年組織上調她到江石油勘探隊工作。這個隊所測的山區是較複雜的森林區，地形很亂，東一條山被樹木擋住了，西一條溝又不通行人，工作起來非常困難。有

時爲了畫一小塊圖得將樹木砍掉後才能放標尺，以致每天進度很慢；但又不敢草率，稍一不慎，就會畫錯地形造成返工。大熱天，雨水多，行動起來更爲不便，老是耽心把儀器給摔壞了，真急煞人！劉斌武想：我得在這種環境裏習慣起來才行啊！要不然，工作多艱難。於是，她學着穿草鞋，腳磨得淌出了血，也不皺一皺眉頭。

事後，她把這些事情寫信告訴了在朝鮮志願軍中的同學。他們來信說：「我們在朝鮮打仗，你們在祖國建設，你們的工作同樣是光榮和偉大的，你們是大自然的改造者。希望在這樣的戰鬥裏，把我們的祖國迅速地建成一個大花園。」是呀，建設也是戰鬥。志願軍的來信大大地鼓舞了這位年輕姑娘，她大踏步地跟着這支祖國建設的尖兵隊伍前進。

不久，隊裏展開了紅旗競賽。由於工作的需要，劉斌武被分配單獨工作。這是一場嚴重的考驗。單獨工作——這就是說：得離開隊部，按照整體計劃獨立地安排工作；五個人一小組深入山區。在這段時間裏，不論颶風下雨，她們一去就是五、六天。乾糧吃完了，就得到山區人家搭伙，口渴了只能胡亂飲些泉水。有時爲了搶時間工作到夜裏，歸路都找不到，在森林裏摸索着，聽着野獸的吼叫，使人毛髮悚然。但這一切都沒有嚇倒劉斌武同志，每遇這種情景，她總是暗自默唸着：這就是鍛鍊、鬥爭啊！這些困難比

起志願軍所遇到的又算得什麼哩！可是另一方面她却真的急壞了：競賽熱烈地展開着，眼看別的小組每次都超額或完滿地完成任務，而劉斌武小組即使工作得再吃力也還是追趕不上！她和組內同志在一塊進行了學習和研究，找出了進度緩慢的原因，並日以繼夜地幹着。這期間，她深深體會到測量工作光圖快是不行的，光圖快就可能造成返工，它必須既快又合乎規格。不久以後，她們終於追上去了，完成了任務。

在這樣的緊張工作中，劉斌武病倒了。過度的疲勞使得她再也支持不住。局內領導上叫她到成都去休養，她去了。但只是在成都檢查了一下身體就又跑回來了。她說：「工作這麼緊張，我怎能丟下它不管而自己躺到牀上去哩！難道我這樣一個年輕輕的人，連一點點小毛病都戰勝不了嗎？我在醫院裏住不下去！」劉斌武就是這樣熱愛着她的工作。

一九五三年五月間，西南地質局派出了一個工作檢查組到各隊進行檢查，劉斌武又作爲助手隨着宋紹業工程師到了雲南山區。最初是到箇舊二二四隊。在箇舊，遠遠望着那高入雲霄的大山，劉斌武暗暗捏一把冷汗，吃驚地想道：呀，這可怎麼爬得上去哩！爬山了。幾個人在雨霧沉沉中順着亂草叢裏的一條羊腸小道攀石扶壁緩緩而上。這時，如果你稍一滑腳，就會摔到望不見底的山溝裏去。劉斌武怯生生地爬一陣歇一下。

不爬吧，不行！她不願使自己掉隊。最後她咬了咬牙，壯了壯胆，鼓足了勇氣，終於爬上去了。當爬上去以後，再回想一下，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一組人工作完畢回到箇舊錫業公司時，地質處裏正在學習測繪的許多女同志，一下子就把劉斌武包圍了起來，驚奇地向她望着、發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還大聲喊着：「看，這就是爬大山的女測量員！」原來這些同志中，有的因為怕困難而不安心學測繪，這一回看到這麼逼真的模範事蹟，心裏都亮起來了。有個姑娘甚至說：「啊！在野外測量多好，多光榮啊！」

不久，檢查組又轉移到東川去。劉斌武早就聞名了落雪礦區地形的險峻：到處懸崖削壁，終年積雪。來到山下一望，果真比箇舊大山又要難爬得多，由山脚到工地高差約達三千多公尺；不僅要跋山，而且要涉水，幾乎荆棘遍野，無路可通。沿途又有螞蝗、毒蟲，人人感到惱火！還沒有爬到半山，劉斌武就腿酸得抬不動了；加以前日又受了涼，有些頭昏腦脹。同路的都耽心她會失跌到山谷裏去，叫她停下來休息。但她沒有答應，只是稍稍停住脚，喘了喘氣，就又振作起精神來高喊着：「往上爬呀，同志們！快到啦。」又帶頭向上爬去。

就這樣，對自己工作的熱愛和取得勝利的信念，支持着劉斌武踏上了落雪山的頂

上。

當二二三隊的同志們看到她時，像親姊妹一樣把她款待起來了。從他們的眼光中，談話中，再也找不到一點輕視女同志的痕跡。劉斌武感到有生以來的最大溫暖。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底默唸着：祖國啊，不論在我們面前擺着好大的困難，我們一定能夠把你迅速地建設成一座美麗的大花園！

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在蓬勃地進行，建設中響徹了新中國婦女的歌聲。在東川時，有一次地質測量隊遇着了大雨，劉斌武全身被淋得透濕，寒風吹來叫人直打哆嗦，但她首先不慌不忙地把地形圖護藏好，然後，一邊走，一邊迎着那茫茫的大雨和山霧愉快地唱起歌來：

藍色的天上

白鷺在飛翔，

豐收的果實到處發香。

五萬萬人民熱烈歌唱祖國，

勝利的歌聲隨風飄揚，

向日葵開花向太陽，

我們跟着毛澤東走向前方。

.....

歌聲震撼着山谷。聽着這歌聲，人們的疲憊和煩惱都一齊被驅散了！

現在，劉斌武同志，這位年輕的姑娘，新中國的地質測量員，正和許許多多地質工作者一道，遵循着總路綫在繼續前進。

四五六廠先進生產者夏桂英

秋 牛

在四五六廠車間裏，提起夏桂英的名字，認得她的人都會帶着稱讚的口氣說：「這女孩子硬是人小幹勁大！」

夏桂英是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姑娘。在一九五一年那陣，她還是個徒工班的學徒，但到一九五三年十月裏的「四創」運動中，却被評爲廠的先進生產者了。

夏桂英自從在徒工班畢業以後，曾經接連調動過四次工作，前三次都不是在車間裏，直到第四次才調下了車間。這是一九五三年四月間的事。剛到車間，她被分配做一種零件的內孔絞光工作。

第一天，夏桂英懷着興奮的心情來到了車間。機器聲轟隆轟隆地響着，震得人耳朵嗡嗡叫。她剛到一部機器前雙足站定，四周很多人便都把好奇的眼光一齊落到她的身上，一個個心裏暗想：這矮矮胖胖的女孩子，能幹得了這麼重的活路嗎？也許和前幾次那兩個女的一樣，幹兩天吃不消又走啦！

好心的師傅們想給工段長提個意見，以便趁早調她去幹輕巧一點的活路。也有人對她說：「你自己去找找工段長吧！這工作重，如果現在不請求調，等到將來定機定人，一輩子都不能動，那就糟啦！」她初初聽了這些話，心中確實有些納悶，不知怎麼辦才好！但回想自己進廠以來，搞新的陌生的工作已經不止一次，雖說前幾次不是掌握機器，活路却也並不容易做，還是一樣過來了，難道這一次就真的不行了嗎？過去，夏桂英也常聽人說當重工業工人不簡單，婦女體力弱幹不了，她暗暗盤算着：慢慢學吧，一定得學會它；至於身體，我長得這麼結實還怕啥哩！於是，她對勸告她的人說：「我試試看吧！生活重，我曉得，但年輕人吃點苦也算不了什麼啊！」

那時，因為廠裏生產不夠正常，他們直到五月下旬才有活路可做。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很多徒工都喜歡擺龍門陣、看連環畫，她却主動向師傅去學識圖、學操作、學磨刀子，因此學到了不少的生產知識。這樣，幾天之後，她就能試着單獨操作了。

開始，她和師傅李永清各做一部車子，工作性質差不多，日產量也一樣，只是工序不同。每天，師傅總要幫她上下生活。看起來，上下生活是件多麼困難的事啊！日子一久，夏桂英就想：師傅能伴我一輩子嗎？我老是想吃奶娃兒似的離不開媽媽可不行，得自己學會它才好！隨即她去試了一下。一試，她發覺師傅上的生活緊得很，夾頭不容易

鬆開，自己上嘛，力氣又不夠，夾頭上不緊！

這可怎麼辦呢？

「師傅，我慢慢來學着上下生活吧！」夏桂英說。

「好吧！可要留心哇，莫叫生活打着你的腳！」師傅說。

那二十來斤重的鋼棒棒，從車子上拿上拿下的，硬是費力。夏桂英兩隻手一齊拿還幾乎拿不起。這且不說，每根生活下來，還要把一頭放在一人多高的架子上，去察看光潔度（看眼子絞得光不光），真吃力！

更惱火的還是緊夾頭。機器寬，並排有四個小夾頭，每個夾頭夾着一根生活。當她在緊第四個夾頭時，胸脯挨到機器上，胳膊挨到別的夾頭上，才勉強用得上力氣。不料右手用力一推，左手沒注意好，只聽得「喀踏」一聲，扳手打了滑，身子猛的向前一傾，撲倒在機器上，塗了滿身的油污，臉上也冒出汗來，夾頭卻沒緊好。她直起腰來，用胳膊胡亂擦了擦臉上的汗水，一面找着原因，一面生氣自己不中用。下一回，她鼓嘟着嘴，狠了狠心，不管身體又累又乏，重新動起手來。這次給上緊了。「會緊夾頭啦！學會啦！」當時夏桂英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天氣已經變得悶熱非常，一天活路幹下來，她背上被汗水漬得十分難受，胸前、腰

上也沾滿了油污。她看看自己的模樣兒又看看自己親手做出來的十幾根生活，微笑了，就像在戰場上打了個勝仗一樣地得意。

幹這個活路的頭兩天還好。第三天搞下來，夏桂英的兩隻胳膊和腳桿酸痛得厲害，手掌心也隱隱作痛。晚上往床上一躺，身子像垮了架似的，再也動彈不得。她累了，想睡，但眼睛却睜得大大的，不肯合攏來，腦子也格外活躍。她問自己：「真的不行了嗎？只能支持三天？」要回答這個問題是得好好想一想的，於是她想着，想着。

首先，她想起了「女司機」這部影片。女司機在學習上炭的時候，不也是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嗎？由於她苦學苦練，終究成功了！

接着，她又想起自己在建設隊的情景。那是一九五二年四、五月間，一部分工人參加了建築隊，搞廠裏的一些土木修建活路，自己也參加了的。頭幾天累得腳板痛、肩膀酸，睡不好覺，吃不下飯，但過了一段時間也就好了。之後，隨着大家到處走，砸石頭呀，挑泥巴呀，樣樣都能幹；高興時，還和別人比賽看誰挑得快，還把兩個元箕重起來挑着走哩！她想到這裏，心裏覺得輕鬆多了，身子也不那麼難受了；甚至笑了，因為，她找到了回答。

第四天，她仍然一聲不響地來到了車間。第五天，第六天……慢慢的，夏桂英鍊出